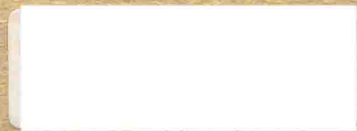


关于我父母的一切

南帆 著



东方出版中心





关于我父母的一切

南帆 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我父母的一切/南帆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6. 11

ISBN 978-7-5473-1013-7

I. ①关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0628 号

关于我父母的一切

南帆 著

策划人 郑纳新

责任编辑 胡曦露

书籍设计 今亮后声

责任印制 周勇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38 千

印 张: 6.625

插 页: 2

版 次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013-7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021-52069798

—— 自序 ——

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本书——一本要过些年才会动笔写的书。现在，它却急不可耐地冲出来，逼迫我修改写作计划。父亲不是一个爱表现的人，母亲甚至畏惧公众。所以，这种情况只能解释为某种历史的急迫性。我只得提早开始。

我面对的是长辈的历史，似乎是遥远的过去。但是，我相信这一切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。他们身上有一些我们必须分担的历史之谜。否则，我又有什么必要把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塞给读者？他们太普通了，他们的经历丝毫算不上惊心动魄。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、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“时代”这个大词。

每一个人都可能看到自己的世界。每一个时刻都可能重新发现世界。这是部分章节背后存有附录的原因。附录

的内容大致是另一个时间、另一个地点对于同一个问题的谈论，可以与正文相互参证。几篇附录摘自父亲的手记，另外几篇附录是我以往写下的文字。

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不长，但是，我消耗了许许多多。记忆和思想被重新犁过一遍，掩埋已久的岁月再度翻开了。笑声的确不多，叹息和沉重的感慨洒满了纸面。

这辈子肯定会有这么一本书，也只会有一本。愿意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一定明白，为什么我这样说。

且将这本书献给我年迈的父亲和已经在九泉之下的母亲。

2003年9月8日

目录

自序

- 一、最后一个码头 /1
附录：父亲手记(一) /4
- 二、疼痛的飓风 /5
附录：《那一张床空了》(节选) /9
- 三、轻松的遗忘 /12
- 四、父亲属蛇 /18
附录：《找到与丢失》(节选) /28
- 五、另一种形象 /31
附录：父亲手记(二) /33
- 六、读书与革命 /36
附录：父亲手记(三) /42
- 七、朋友如手足 /47
附录：《默契的朋友》(节选) /52
- 八、大学的又一个传统 /56
附录：《分量》 /61
- 九、那个时代的爱情诺言 /64
- 十、把心交出来 /73

- 十一、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 / 79
附录：父亲手记(四) / 85
- 十二、第一课 / 87
附录：父亲手记(五) / 92
- 十三、一念之差 / 94
附录：《书籍的天地》 / 99
- 十四、文字魔咒 / 102
- 十五、只欠东风 / 106
- 十六、沉默是金 / 109
- 十七、渺小的焦虑 / 115
- 十八、龙卷风 / 122
附录：《危险的戏剧性》 / 127
- 十九、相片恐惧症 / 129
附录：《瞬间的永久》 / 133
- 二十、孤单的木板房 / 138
附录：《城市与山》 / 148
- 二十一、空白的问题 / 151
- 二十二、两套生活 / 159
附录：《快!》 / 165
- 二十三、病情与人情 / 171
附录：父亲手记(六) / 178
- 二十四、逝者如斯夫 / 181
- 获奖致词：散文——小人物的历史 / 186
- 重新出版后记：超重的记忆 / 190

一、最后一个码头

我的记忆之中，母亲始终嵌在父亲的形象里。发生在父亲身边的所有事情无不交织了母亲的种种痕迹。然而，这一天开始，父亲只能是父亲了。母亲从父亲身边分割出去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这是最后一面。母亲的遗体平躺在殡葬馆的礼堂里，面孔旁边摆了一束花。这是撤出世界之前停泊的最后一个码头。四周的花圈已经摆好，哀乐刺耳地响起。告别仪式开始，送葬的人们依次鞠躬。送葬的人数也许超出了母亲的预料，但是，她闭着眼睛躺在那里，永远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数目了。多或者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她死后发生的事情。数字只能让活的人兴奋，死亡的黑暗吞没一切数字的差异。

送葬仅仅是重复了无数次的惯例，生活并不会因为少了一个人而产生什么改变。天青云淡，阳光之中的松树纹丝不动。历史还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行驶，一如既往。只有当这个人是你的母亲时，你才知道生活从此缺失了一块。

母亲已经被癌症折磨了五年多，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意外。我

的心中只有茫然的疼痛和酸楚，可能还隐含了些许——说起来有些罪孽——解脱的轻松感。母亲时时在病榻上苦苦辗转，不断地祈求能够早些走。吁出了最后一口气，永恒的平静终于到来。



母亲的遗像

送葬的队伍环绕遗体，几个亲属排列在母亲遗体前方。我将母亲的遗像捧在手中。父亲站在我旁边，神色呆滞地凝视母亲的遗体。鞠躬如仪。鞠躬如仪。众多的握手和叮嘱。节哀，节哀顺变。

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会节哀。我知道这个日子也会一天天地退远，终于埋没在世俗的尘埃之中。但是，我还知道，这个日子烙下的疼痛再也不会消失。母亲是什么？母亲是枯瘦的巴掌，是杞人忧天式的操心，是追出门来反反复复的嘱咐。往后，这一切都不会再有。往后的父亲形影相吊，只能在母亲的遗像面前喃喃地自言自语。

喇叭里的哀乐回旋在礼堂里，没心没肺地重复不休。

前一天夜里守灵，我掀开蒙在冰棺上的红布。烛光之下，母亲的面容安宁平和。寒冷的冰棺里面，母亲睡得很安稳。我知道，母亲已经无比的疲倦，没有一丝力气。挣扎，挣扎，挣扎，突然一松手，那个喧闹的、恋恋不舍的同时又是痛入骨髓的世界疾速地滑出了掌心，一生的重负顷刻之间全部卸下。死是彻底的失败，又是彻底的反抗。现在，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压榨母亲，威胁母亲，恐吓母亲了。闭上眼睛，母亲不必再与这个世界苦苦周旋。

让她好好地睡吧，别再打扰母亲了——冰棺上的红布轻而易举地蒙上一个人的全部哀痛和眷恋。

2001年1月18日，腊月二十四日，民间风俗祭灶，即是过小年。清晨6时多，我被父亲的电话召回家中。母亲呻吟不止，我和父亲商议再度送她进医院。9时许，情况渐趋平稳。母亲勉强地说了几句话，我就匆匆离开。这个时节我正在忙碌。下午3时多，我在一个会议上突然接到妹妹的紧急电话。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，母亲已经走了。终究没能挨过年关。新年正月的大门赶在母亲抵达之前断然关闭。

殡葬馆里，最后的告别只有几个亲人。姐姐把一个小瓶子放在母亲遗体的怀里，据说可以保佑母亲不被烧痛。穿白大褂的殡仪馆工作人员点了点头，推起母亲的遗体沿着一条弧形的甬道走向焚化炉。姐姐突然喊了起来：“妈妈快逃呀，大火来了！妈妈快逃，大火来了……”尖利的声音回荡在甬道之中。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辘辘地推着车消失在拐弯之处。那里是这个世界的出口。母亲将抛下这个世界独行。

这一刻我的内心终于溃决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

两岁的母亲

附录：父亲手记(一)

明天你将彻底告别这个世界，连躯体都不留。夜是如此静谧，只有冰棺的电机轻微的嗡嗡声和燃在沙盘里的蜡烛偶尔劈啪作响。我从玻璃罩下仔细端详你：你更瘦了，下巴变得很尖。你眉宇舒展，眼睑自然垂合。

你走了，叫人很难相信。那还是昨天、前天的事，你还在那样地诉说，那样地呻吟，那样地呼叫，那样地恳求，那样地叮嘱，那样地示意；你的容忍，你的愁苦，你的牵挂……一切都是那么活生生的，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抹去了？世界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；如果有，我倒略可安慰。可是我从不相信还有什么另一个世界。这就是我的悲剧所在。

我再次审视你，使我倍感惊奇的是你那薄薄的、轮廓分明的嘴唇像抹上唇膏似的殷红，弯弯的，还是那么有模有样，如同生前那样动人。孩子说，那是凝血，凝血才那样殷红。可是，凝血要发暗，粘在外面未吐净的凝血又怎么可能顺着原来的唇形曲线抹着？我宁可想象这是一种象征——告别苦难。

.....

二、疼痛的飓风

逝者已逝。很长的时间，我一直不敢为母亲写些什么——因为我心里埋藏了一份隐隐的歉疚和恐惧。至今，我仍然不敢把这种感觉告诉父亲。

1994年，我外婆去世。母亲自小与外婆二人相依为命，外婆始终和我们住在一起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父亲母亲远赴乡村数年，外婆一个人照顾我和姐姐、妹妹。外婆的身世使我不时浮出一些伤感，后来就写了一篇小小的追悼文字《那一张床空了》。这些文字发表在广东的一个刊物上，我有意不想让父亲和母亲看到。

外婆去世之前的五六年已经异常衰弱，母亲一直紧张地侍奉在床前。外婆去世之后大约半年，母亲就查出了直肠癌。那一阵不断地出入医院，忧虑和恐惧持续地积攒。报告单打消了最后一丝侥幸，厄运的栅门牢不可破。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，不幸立即接踵而来。为什么母亲如此苦命？我犹犹豫豫地接受一种解释——也许，因为日子轻松起来，身体的免疫系统削弱了对于癌细胞的监察？然而，某一天我忽然恐慌了起来。我觉得母亲要被

孤独的外婆召走了——因为我在《那一张床空了》之中又提到了外婆的孤独。

不清楚谁在刊物上见到了这篇文章，辗转告诉了母亲。母亲索要了一本刊物，眼泪汪汪地在病榻上读了一遍又一遍。那些日子，我被胡思乱想攫住了，真的有些不安。古代的观念之中，文字具有某种魔力，祈祷或者咒语会使文字成为现实。我会不会无意地触动了某一个机关？——我情愿没有写过那些文字。

母亲尚在襁褓之中，外公就撒手人寰。母亲丝毫想不起外公的模样，隐约听说是个律师。这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他的后代遗传了什么，这已经是一个无从索解的秘密。鼻梁，身材，脾气，酒量，生命的密码之中隐藏了多少外公的基因？外公抛下了外婆和

母亲，孤儿寡母的全部主题就是在流离颠沛之中活下来。日本人打来了，外婆一手拖了母亲，一手提上一只藤箱子逃出了福州。搬来搬去，居无定所，这大约是母亲对于童年的主要记忆。母亲说过，她和外婆住入某一个大院落时，院落里的一只大狗竟然站起来，像只狼似的把前爪搭在她肩上，吓得她魂不附体。不过，尽管日子困苦惨淡，母亲还是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师范学校。



1957年冬天，我被外婆抱着，只感到温暖

近时的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消息：哪个地方冒出一个12岁的女神童，她的发育期著作坦陈了自己的伟大理想——找一个“金老公”。“金老公”的条件是：富贵如“比哥”——比尔·盖茨，潇洒如“周哥”——周润发，浪漫如“罗哥”——罗纳尔多，健壮如“伟哥”——何谓“伟哥”就不必解释了。不知道女神童必须发育出多么妖烧的身体才能享用如此巨大的理想？我想，即使多借给母亲两个胆，这种想象还是会把她吓个半死。她的理想仅仅是安宁。形象地说，也就是丈夫、孩子、热炕头吧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想不出母亲有过多少从容的时光。她的大半生都在气喘吁吁地躲避或者招架各种不期而遇的灾祸，时时如同一只惊慌的兔子。最后几年，上帝竟然分配她从事一场绝望的对抗——与自己的身体殊死搏斗。即使要到另一个世界侍奉外婆，又有什么必要如此残酷地折磨她呢？我只能长叹天道不公。

母亲动了手术，切掉了一段肠子。根据医生的建议，她的肛门改道到了腹部。为了求生，母亲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这种违背自然的设计。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求生竟然变成了熬不出头的酷刑。癌细胞在体内无序地分裂，切除，化疗，转移，肺部出现新的阴影，这些都仅仅是一些医学术语的仁慈表述。母亲后期全部的可见症状就是一个字：痛。难以抗拒的痛。“疼痛是感觉对于躯体的背叛”，“即使逃到天涯海角，一个人也不可能甩下他的偏头痛、肩周炎或者胳膊上的创口”——看到了母亲遭受的煎熬之后，我一下子就明白，以前写下的这些轻飘飘的隽永之言根本没有掂出疼痛的真实分量。

没有查出癌症的时候，就听到母亲抱怨这儿痛，那儿痛——

仿佛总要出一些什么事似的。然而，癌症的疼痛远比想象的强大。根据父亲的记录，2000年4月8日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。那天早晨，母亲的脚刚刚落地，突然被一阵钻心的疼痛击倒。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床铺。揪心裂骨的痛，锐利如刀刺的痛，游荡不定的抽痛，像是在骨，像是在肉，像是在筋，一日几轮地袭击母亲。巨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，母亲的身体犹如惊涛骇浪之中的一只小舢板。她常常从床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，时而呼天抢地，时而喃喃地祈求：老天，不要折磨我……即使在某些短暂的安定时刻，母亲也如同惊弓之鸟。疼痛的来临没有任何规律。昏沉迷糊之间，突然蛇咬似的尖叫起来，另一轮疼痛无声无息地潜行而至。褥疮，粪便，无从逃遁的疼痛，身体成了一个人甩不下的苦难之源。父亲和我、姐姐、妹妹并排僵立于床前，没有人能伸手把母亲体内的疼痛揪出来。疼痛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巨大物质，坚硬得如同一堵厚厚的墙壁，同时，疼痛又无形无踪，没法把它一刀割去。医生已经束手无策。止痛的药物很快上升到最高级别，只有副作用极大的杜冷丁留待最后的几天。疼痛甚至搅乱了母亲的神智，她的脾气变得反复无常。我的想象之中，疼痛如同无数次飓风从母亲的体内刮过，每一次都带走一部分血肉。弥留之际，母亲已经衰弱不堪，躺在床上像是一捆松松垮垮的枯柴。那一天下午，妹妹打算给她身上的褥疮伤口换药，母亲点头示意。她的右手缓缓地从前胸移到嘴唇附近，眼神突然地散了。耗尽了一切，最后一根弦终于扯断。

父亲对我说过，母亲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亲人。即使在病榻上，母亲有时还会奋力地捶一捶父亲酸痛的背脊，过

问一下父亲的三餐吃什么。然而，一旦疼痛袭来，母亲混沌的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：赶快走，结束这一切！父亲说，他曾经在母亲的病榻上发现一把剪刀，母亲问过他手腕上的动脉位置。父亲忍不住说出了眼泪：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母亲呢？

壮士断腕，刮骨疗毒，这是历史愿意铭记的伟大疼痛。母亲的疼痛如此剧烈，同时又如此渺小；的确，我至今也想不出，上苍如此折磨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

附录：《那一张床空了》(节选)

——悼外婆

我属鸡，外婆也属鸡，长我48岁。外婆去世的那天是谷雨，我后来才想起来。外婆的灵魂掠过郊野的时候，听见了布谷鸟的叫唤吗？

成人之后，不可避免地见了些生生死死。但是这回我知道，死就是那一张床从此空了。那一夜守灵，外婆还在烛光摇曳之中静卧那张床上，换上一身崭新的、硬硬的寿衣。两天之后，我在殡仪馆取到了烧得发白的骨灰，沙啦沙啦地装入一个陶罐，几块大的头盖骨放在面上。我走了，外婆就在那里了。那是什么地方呢？

我猜想，外婆是不爱去那地方的。外婆86岁了，算一个长寿的人。她持续卧床几年，今年春季已经异常衰弱，几乎没有了饭量。其实，她自己 and 周围的人都明白，最后的结局一天一天地迫近，不容回避。尽管如此，她可能还是不愿离去——她到那个地方找谁呢？

外婆是外公的续弦。不仅我没见过外公，母亲也不记得外

公。大约母亲刚刚几个月，外公就撒手而去。母亲依稀地从外婆嘴里听说，外公似乎是个律师。这就是所能了解的一切。外婆到了那个地方，还能见到六十几年前的那位男人吗？外婆和外公仅仅相处一年多，见了面叙说些什么呢？

母亲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舅舅。舅舅自小就分开另过，大约由外公的亲戚照料着。我小时见过舅舅，精瘦，腮帮上几乎没有肉。他烟瘾极大，长长地吸一口，没有几缕烟能够从鼻孔逃出来。他在一所中学任教。60年代后期，舅舅用裤带将自己吊死在一张两层的木架床上，大约是几张大字报让他感到了莫大的恐惧。周围的人将舅舅的死讯长久地瞒着外婆，外婆竟然也缄口不问。我至今没弄明白，外婆是不是从心里疏远着舅舅。

剩下的就是外婆娘家的人了。外婆有着两个妹妹，一个弟



外婆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